



愛
的
犧
牲

玉
痕
著



錄 目

愛的勝利 (一名賽跑)	一
愛的犧牲	二七

34897



愛的勝利（一名賽跑）



時：一個春日午後
地：一個大都會的公館

劇中人物：

汪永初（四十歲的商人。）

章·鈴 (十八歲的女學生。)

章太太 (章鈴之母，年五十歲。)

史美 (二十三歲的大學生，章鈴的情人。)

佈景：某大都會中一個大公館。在一座大廳中，佈置着結婚的儀式。中央放一長桌，桌上擺着古時屏風與花瓶等物。花瓶內插有新鮮美麗的玫瑰一束。長桌的左邊擺着四張紅木的椅子，兩隻紅木的茶几。右邊也是同樣的佈置着。壁上掛着唐伯虎的古畫及諸名人的山水風景。天花板上懸着四

只珠燈，珠燈的周圍還繞着彩色的紅布。當幕開的時候，汪永初和章太太徐步而出。汪永初是個年紀四十歲的商人，穿着皮馬褂，華絲葛的長袍子，絲襪，緞鞋。儀容宏偉，舉止大方。頭髮脫落一半，留着八字式的鬍鬚，滿口的黃牙，顯然有阿芙蓉之癖者。章太太是個年近五十歲的老婦人，穿的是件粗布旗袍，小脚，頭髮已經花白。牙齒也已脫落一半。面黃肌瘦，舉行蹣跚，眼睛閃閃不已，似乎常常含着淚水一般。

汪永初 (很得意歡心地) 明天是我的快樂日了。唉，

十八歲的女學生，多麼動人喲！而且章鈴的一張面孔，實在生得十分姣豔，我在世界終算有四十年了，但我從未見過像她樣能夠引起人的肉感的女子！我愛她到極點的地步了。我的幸福是無窮的，如果我能夠娶她的話。(他走近了章太太，低聲對她道) 章太太，你回去勸勸她，她是個年輕而不懂世故的女學生，只要好好拿點寶貴的東西去送給她，她就夠答應了，這是非急不可的。因為結婚便是明天的日子呢，這是個價值一千元金鋼鑽

戒指，你拿去送給她，叫她立刻答應我的要求。

（汪永初從袋中將戒指給章太太。他的面上表示十二萬分地驕傲和滿意。）

章太太

（接了戒指，非常地快慰與感激。她笑了，甚至眼淚也

笑得流了出來。）汪老爺，你放心！這件事給我個人去擔當。像你這樣的人世界上真是難得的了。老爺的氣量真大，金鋼鑽是多麼寶貴的東西呀！我雖然從來沒有看見過，但我聽是聽得人家說起的呢。老爺，老爺，像你這樣有錢的人，不特我只

有三個女兒，即就有二三個 我也情願一起給你
呢。因為做人無非是為錢啊，沒有錢是不能開
口的。我的不懂世事章鈴，她老是和一般窮光蛋
交友結伴，提倡什麼自由戀愛，整日放蕩街上，
男女牽手而行，這成什麼體統？那個登徒子史美
一天到晚都像狗一般的候在我門口，如果下次再
來，我一定下嚴厲驅逐之策了。

汪永初 (受了章太太的稱許和答應，面上更加顯得無上的得勝
與榮耀。) 對啦，章太太，人生奔走勞碌，原是為

錢呀！像這一個金銀鑽算得什麼？我家裏還有十多隻哩！我的髮妻處有五隻，大姨太太處有三隻，次姨太太處也有二隻。但我給她們都很不願，因為她們實在生得不及章鈴一樣漂亮啊！一個女子

——我意思說是年輕的女子——只要她的一張面孔生得姣豔，永便遠不致於窮了。誰是不愛美，不嫌醜的？然而唯有錢的人才得享美人的幸福。至於說到那個登徒子史美，他有什麼福氣？聽說他還在求學時代，那裏講得到戀愛？世界上是沒有戀愛的，所謂戀愛的真面目是在金錢。金錢一空，戀

愛也隨之而消滅了。戀愛是藉金錢而生存，而金錢則永遠控制戀愛于死地。我是不講戀愛的，這些神聖的假名辭我也不會用。唯有這般窮鬼，他們要想吃天鵝肉，因為沒有錢，便大談其自由戀愛，拿『神聖』『純潔』等等名辭去眩美女子的耳目，說戀愛是不分階級的呀，不分中外的呀，這種欺騙之辭在我聽來真要作嘔。試問世界上的女子誰肯甘心嫁窮人而嫌棄富者的呢？除非她是神經病的。若說絕世的美人會真的愛上了貧苦的牧童，那不過是小說和童話中的笑話，或是一個

人在夢中所得着的幻想罷了。至於在人間是絕對沒有這件事的。老太太，你以為我的話對不對？我的年紀四十歲了，我怎麼不及那般不懂世故的小孩子？

章太太 對的，對的！老爺的話怎會錯。（她拍着汪

永初的肩，作諂媚狀。）（其時門鈴聲，章太太退，大學生史美登場。）

史美

（年二十三歲的大學生，西裝皮鞋，儀容維偉，舉止大

方。

汪永初

(見史美進，怒火冲天。)

你幹什麼？

史美

(露笑容)我嗎？不幹什麼。我來對你講明一

聲。章鈴是我的戀人，她要和我結婚了，我們的結婚是沒有儀式的。我希望你老人家明天來參觀一下。

汪永初

(兩腳跳了起來)什麼話！她是我的未婚妻而且

明天就要結婚，怎麼會說是你的戀人？她的母親剛纔出去，她早已將章鈴配給我了，並且我已給她金鋼鑽的定婚戒指，這不是她和我結婚的證據嗎？你有什麼證據呢？你是胡說亂道，不許在此地瞎說！你有金鋼鑽的定婚戒嗎？

史美 我嗎？金鋼鑽我雖說沒有，但我有比金鋼鑽更寶貴的東西作證。（他說時從袋中取出一封信）你看，這是章鈴女士自己的親筆。

汪永初

(接信，徐徐而唸。)親愛的史美：這是一封我

和你訂婚的信，我是個窮女子，我不能拿戒指來送給你，但我有一顆心，這顆不變的心也許比金鋼鑽還要寶貴。我現在便拿牠來作定婚的證據。

我決意和你在明天不借重任何儀式而結婚。無論旁人如何反對，我是不變其志的。至於那個老頭兒——汪永初，他休想碰我的衣襟，我還要請他從夢中速醒猛省，不要長此糊塗下去。不特我不愛他，卽就愛了他，我也不會和他結婚。爲什麼呢？因爲他已娶過三個妻子了，現在更想利用萬

惡的金錢來誘惑我去滿足他的獸慾，作第四個小妾，他真太想寫意過度了。在別的女子也許看重他的銅腥氣的孽錢因而去迷戀他，可是我，他看錯了，我是個受過教育的女學生，我怎能幹這種下流的事情？再會，我親愛的史美。你的愛人，你的未婚妻，章鈴。（他讀信後，帶半怒半笑道。）你休想誣造吧，史美！章鈴女士決不會寫這種信的。

（他竟把信撕去擲在地上。）

史美（依舊微笑着，不改原有之態度。）你撕吧，我原

是把牠給你去撕的。我們來看看明天究竟是誰得勝。老實對你說，像你這老漢，不配有戀少女的資格。你的青春已經過度了，你也早早娶過三四個女人了。如今再去戀戀於這高潔的少女，無論對於你的身分，你的年齡都是不配。而况章鈴女士藐視着你，甚至不當你人看待呢？

汪永初 當我什麼看待？我的身分不配嗎？我有錢我便是有權。我要幹什麼，便幹什麼。誰能干涉我；她是我的妻，不相信，我們等到明天再看

吧。

史美 好，我們無庸多辯。等到明天看看是誰得勝。是你的金錢的權力大呢，還是我們的愛情力量大？明天，啊，明天便水落石出了。休辯了。

（門鈴聲。章鈴女士登場。她是個年紀十八歲的女學生，剪髮，旗袍，高底皮鞋，長統絲襪，面貌秀麗，語音清脆。）

史美 （指着章鈴對汪永初。）看，章鈴女士來了。等不到明天，我們便可解決一切了。多麼湊巧啊！

讓我們來作戀愛的戰爭吧。

汪永初

(半喜半懼的走近章鈴的身邊，作乞憐狀。)

我愛！

你來得正好，我們明天就要結婚呢，你會接到我的金鋼鑽的定婚戒嗎？你會聽得你母親勸告你的說話嗎？什麼都預備好了，你從今以後永遠享福了。我是很愛你的，只要你有什麼要求，我都可以照辦。在這個世界上，除了金錢，還有什麼能使人得到無窮的快慰呢？我的章鈴，跟我來，你爲何要去戀愛那個窮光蛋而誤你寶貴你的寶貴

呢？……

章 鈴 （笑了笑不答，回轉頭來聽史美的說話。）

史 美 我的章鈴，汪先生的話你已經聽過了，現在也讓我來說幾句：你記得嗎？自前年同學以來我們倆的感情便很和洽了。有一天晚上，那時是夏天，大家都睡了，我們倆卻在草場上的綠蔭之下並肩漫步，我們討論白晝的功課，我們研究男女的戀愛，我們也領略人生的意味。皎潔的月光

在蒼穹上給我們作了良媒，閃爍的明星也似乎在慶祝我們而耀發牠們的微光。那叢林的夜鶯也爲我們唱着婚禮進行曲。我們在這良夜景中漫步着，漫步着，我們感到世界上；唯有我們，唯有愛情……金錢不過是造成虛偽愛情的假面具，只要男女的兩心相印，卽就到了世界的末日，也是歡樂的。這種的兩心相印，便是世界進化的起源，也是人生最偉大最高潔的創造。我們雖窮，然而是非常的人呀，什麼困迫阻礙都不能隔斷我們的愛情，而況區區的金錢，章鈴，你要知道，青春之

花是不可被摧殘的啦！我的年紀只得二十三歲，然而他呢，四十了。而且結過三次婚的人。

章 鈴

（依舊笑着不答，然而她的面上，露着藐視汪永初的態度。）

汪永初

（懷疑地望着章鈴見她不答，似乎覺得很有希望。）章

鈴，你怎麼不答？你究竟有什麼意想嗎？你的母親就快來了。我希望她快些來，給我們解決一切吧。（門鈴聲。章太太進。）

汪永初

(看見章太太，心中萬分快樂，他扶着她走到客廳上。)

章太太 啊，你們都在此地嗎？好極了！(她轉身對

史美。)

你這個浮滑少年，你引誘我的女兒，她明天要和汪老爺結婚了，你休想在此地染指，滾出去！不要站在此地！

史美 可以，如果章鈴女士吩咐我的話，然而你

沒有權柄！

章太太 走過來，我的女兒，你就說一聲叫他滾出去的話吧，你要看汪老爺和你母親的面子。（她走過去拖章鈴在一旁。但她沒有動）。你看，（她從袋中取出汪永初給她的婚戒。）這是汪老爺給你的金鋼鑽的戒指多麼寶貴呀，誰家的女子，能夠像你一樣得着這個？你的幸運到了，你從今以後要做少奶奶了。

章 鈴 （她開口了，很奇怪說。）現在，你們的話我都

聽過了。我知道你們愛我的深切，但我只有一個身體，不能分配給兩個人的。所以，我想了一個極好的方法，母親不要管我的事，且讓汪老爺和史美兩人自己去解決。方法是這樣的：你們（她對汪史兩人講。）兩人去賽跑，誰跑得快？我意思說誰能在門外的公園跑了一週，先回到我處而奪得我手上所執的手巾的，我就給誰。這是最公平的辦法。現在快去決賽吧！

汪永初

（露憂愁之色）

我從來也沒有賽跑過。但今天

是爲女人，便來顯一顯我的身手。

史美 好，我極端贊成。哈哈，賽跑是我的特長
啊，老頭兒，你休想和我比吧，否則你的生命難
保哩，等到跌得半死不活的時候，你悔不及了。

(四人外出。章太太站在一旁，章鈴手上執一手巾，站在中央。

她呼一二三，第三聲一喊，汪史兩人便開始跑了。汪永初一跌
一拐，連氣也透不出，而史美奔走如飛，剎那間就回到章鈴處
奪得手巾了。汪永初半死不活地躺在公園的草地上，全身都是

汗。最後他說道：)

汪永初 好，我就把章鈴讓給史美！（下）

章 鈴 用不着你讓！老實對你說，我因為要你喫點苦，所以叫你去賽跑呢！想不到你是這樣笨，真的會和史美去比賽，他是青春，你是將近老年了，你怎麼能夠和他相比呢？你的妄想也可以摒除了！

史 美 好，戀愛萬歲，青春萬歲！我勝了！這是

多麼榮耀的勝利呀！

章 鈴 我愛，明天我們去行結婚禮吧！（他倆手牽

手並肩退場）

章太太 （倒在舞台之一隅，嗚咽流淚，露絕望之容。） 唉，

天啊！我怎麼辦好呢？！

~~~~~幕 下~~~~~



## 愛的犧牲

劇中人：

高音……音樂家，年二十五歲。

魏鶴……專以招請金錢合作而謀出版事業之失業文人，年三十八歲。

莫薇……魏鶴之妻，高音之戀人，年二十七歲。



魏成……魏鶴之堂兄，年五十歲。

陳毅，關文，馬迪……魏鶴所招請之合作職員，年均三十左右。

黃雄……大房東，年四十二歲。

林淵……醫生，年三十六歲。

時——一九二八年深秋。

地——上海魏鶴之住宅。

### 佈景

一間西式的客廳，窗牖宏敞，陽光充足，廳內陳設井然。右邊之小寫字檯爲會計處，左邊之小寫字檯爲庶務部，中央靠壁擺放之寫字檯爲總務科。各寫字檯上雜堆着舊書陳報，筆硯算盤。左邊之小寫字檯旁一爲雙靠背沙發，沙發之左有一通後房之門。（卽音樂家高音之臥室）房內掛有悲多汶，哥德，拜倫諸名人之像。佈置幽雅而簡潔。床上放有凡啞林和六絃琵琶各一。



## 第一場

（幕昇時，職員陳毅，闕文，馬迪，各自持着一張當日的報紙，無聊賴地讀着。和暖的朝陽，斜照客廳的右邊，使房內的空氣更轉變得溫柔清順。陳毅開起了所有的窗，帶嘆息的搖頭。）

陳毅（對他的同事闕文，馬迪。）

這樣好的天氣，這樣好的光陰，可是我們幹的是什麼工作？

關文

（左手執着一枝香煙，右手端着一杯茶，在閱報。被陳

毅一說，他把他的眼睛從報紙上移到他同事的身上。）

糟了！我們都同樣受騙了！我們拿出錢來和魏鶴合作幹出版事業，試問現在出版點什麼書？不要提起書，連薪水也拿不到呢。

馬迪

（他也放了報紙回轉身來，加入談話。）

你們拿出合作費多少？

陳毅

（懊喪地）

我五百元。

關文（更懊喪地）

我七百元。

馬迪（悲憤地）

那麼要算我最少了。我僅拿出二百元呢！

陳毅（帶怒）

西洋鏡拆穿了。魏鶴完全是個窮光蛋。而且什麼也不懂，只圖騙取別人的錢。脾氣又這樣的壞。這傢伙非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不可。現在只看莫薇女士的面上，否則我立刻要逼他交還合作費，要

他喫官司，我們的錢早已給他用完了，那裏還有資本拿來幹出版的事業？

## 關文

我進來已經有三個月了，只拿到十塊錢的薪水。

## 馬迪

空極了。這客廳看上去倒像個辦公的事務所，然而究竟辦點什麼？絲毫工作也沒有。我的職務是校對，但他從未給我校過一篇文章，有時看我空閒得不耐煩了，便給我一本破舊的古書，叫我照樣畫葫蘆的抄下來。可笑不可笑？

## 陳毅

我的職務是庶務，但我從未知道庶務的職務是怎樣的，天天躺在沙發上，便是我的老例規。說到薪水，我來到此地快有半年了，也不過領得三四十元，而且還是勉強的。

## 關文

我的職務是會計，但我的算盤深厚地蓋着灰塵，我的筆尖硬如鋼針，我簡直沒有記過一回賬，動過一次筆。說到薪水，起初幾個月是有的，但以後就逐漸少下去了。如今已有八個月，共總尙未



拿到百元。先前所訂定的是每月四十元，合作費所賺得的在外，現在不特薪水發生問題，連合作費也要變成泡影了，可是這批款子是我父親的一點微薄的遺產，我決不肯放過他的。（擲去他的香煙頭。）

馬 迪

（從沙發上拾起一張報紙，給他的兩位同事看。）

現在，你們看吧，報上所登的這些招請什麼什麼的廣告，都是滑頭，但是不上過當的，也許不會知道。該死，我們都跳進這個圈子了。

陳 毅

（不作聲。）

關文 (露出懊悔神色)

如果我聽了我父親的話，依舊在鄉間種田，不要到上海來，那麼，也不致于有今日了。啞子吃黃蓮。我今天的苦痛，只得隱在肚裏，除了我們三位同病相憐者外，無論在誰面前也不敢宣佈了。

(曾後望着陳毅和馬迪兩人。)



## 第二場

(魏鶴由外進。他穿着一套舊西裝，黃而帶黑。雖然年紀已有三十八歲，但望過去只得三十二三歲光景，身體強健，皮膚紅潤，口才極伶俐。態度端莊，舉動誠懇，頗有交際的手段。)

魏 鶴 (微笑而帶誠懇地)

實在對諸位不起，(他的頭向着陳毅，關文，馬迪三人。)

我們差不多是自家人了。所以無庸講局外的話。我的情形，諒諸君早已知道，至于諸君要走，也無不可，但不瞞說，合作費我一時是拿不出的，只好讓我再登報招請別人來代替，拿他們的錢還給你們。尙要請諸君耐性點等着。

關文（從沙發上站起）

魏先生，你早已這樣說過了，怎麼還找不到代替的人呢？

魏鶴（軟化地）

這祇得聽天由命了，如果這次登報以後，能夠如

我所願，我當立刻將這批款子奉還諸君的，事情已到了這樣的地步，徒然催逼也無用的。

陳毅（要求地）

那麼魏先生，我們的薪水至少也請給付三分之一吧！

魏鶴

薪水？這是應該完全付清的。但，在目下恕不應命。如果諸君要點另用，我是竭力可以設法的。

馬迪（即時插嘴）

另用錢也好。只要抵用，多少我倒不在乎。

魏 鶴 (喊他的堂兄魏成)

成哥，你來一息，我有點事！

魏 成 (是個年已半百的老頭子，差不多是被魏鶴當傭人看待的。聽了他的阿弟的喊聲，他就一搖一擺的進來了。)

魏 鶴 (對的堂兄低聲而語。)

你把樓上房裏的那件大衣拿去押幾塊錢吧！即刻  
就去！(魏成下。)

魏 鶴 (很抱着希望似的。)

這一回我總要多登幾天報，直到有人上門爲止。  
諸君在此地有吃有住，對於生活尙不致發生問

題。

(陳毅，關文，馬迪，默默無言，各自退場。)





### 第三場

(莫薇進。年二十七，但望去較老些。身材中等，翦髮，穿一件淡綠色的短旗袍。一雙肉色的長統襪一雙高底的黑皮鞋。臉上露着愁容。善交際，性聰穎，能操中國幾省之方言。從她的兩根天然細長的眉毛看來，知道她是個富于情感的女子。)

魏 鶴 (看見他的妻進來，就回轉了身。)

莫薇，如果這次登報以後，有女子來接洽的話，請你去招待吧。你很會說話的，想必有成功的希望。而且女子要比男子來得容易對付。

莫薇

(氣哄哄地)

對了！女子的確比男子容易對付，否則我也不會和你同住七年了。但是，你要我去和別人接洽，是萬萬做不到的。一個人的職業並沒有高低的分別，祇要他所幹的于社會有利，于人民有益。照理，妻子是應該和丈夫合作的。不論他貧窮到討飯的地步。然而，你呢，你的職業在那裏呢？你

要我和你合作，自然可以，但這一種……招讀……我是絕對不敢答應；否則我便和你一同去犯罪了。

魏 鶴 (睜大他的眼睛)

犯罪？也許，在法律上我犯了欺騙的罪名，但我良心上並沒有這回事。我固為窮，就借助別人的資本來發展自己的事業。現在雖然沒有出版什麼——這是我從前虧空，生活逼迫，不能彌補的緣故——生活尚可勉強維持。如果將來有了好的機會，我何嘗不能踐行我的志向？即使我現在犯了

比你所說的更重要的罪，在別人固然可以辱罵譏笑，唯有你卻不能稍出怨言。你們女人只知道奢侈享樂，從未想到你們的幸福由何處得來。老實說，我因為愛你，憐你，才肯幹這不得已的事。然而我今天不特沒有得着你的了解，反而遭了你的侮辱，既然這樣，也就算了。我的心也灰了，人生得不着女人的了解，還有什麼趣味？

莫 薇 (冷笑地)

你倒真會說話！不要臉的，你爲了我才幹你這種卑鄙的事嗎？那麼連我也染了你的卑鄙了。我，

雖然是個平泛的女子，但決不致于沒有男人的供養，而就會活活地餓死。不，你不要弄錯，我並非去賣身，我是去用我的氣力。當結婚後的第三年，你不是就失業了嗎？那時，我決意到工廠裏去充個女工，或是到學校裏去當個小學教員，來幫助家庭的用度。你硬不肯答應，以為這是下等的職業，試問你現在所幹的是否比我上等？是否受良心的安慰？你敢不勞而獲嗎？你擅用別人的錢，覺得舒服嗎？

魏  
鶴

我們男子的志向是遠大的，不若你們女子一樣，只圖作個小工或是個小學教員。你們崇拜着男子而且盲目地崇拜着，當男子是自己的柱石。至于男子的苦痛，你們是永遠不會知道的。

莫 薇 (轉身走出)

算了，算了，我們如果這樣下去，是難以長久的囉，雖說結婚的年數已經有了七年。

(魏鶴埋頭伏案，露灰心之狀。)

## 第四場

（高音入。一年輕漂亮之音樂家。儀容英勇，舉止大方，穿一套極新式之西裝。長長的黑髮，高高的鼻梁，優秀的眼睛，強健的軀幹，頗有西洋人的氣概。他見了他的朋友魏鶴伏案不起，即放下他手中所攜着之凡啞林，摘去一頂新式青年呢帽，走到他的桌邊。）



高音 (用手拍着魏鶴之肩)

老魏，怎麼樣了？

魏鶴 (他抬起了頭，望了望高，嘆息着。)

高音，我勸你不要討女人。還是抱獨身主義好！女人的氣是最難受的。我是過來人呀，我在七年內已經受得夠了。雖然她有時會用甜蜜的話來迷惑你，然而有時也會拿刻薄的話來譏諷你。我不覺得甜蜜的話有怎樣的魔力，但我卻感到刻薄直如刀刺。我們男子的心腸是忠直的，是柔慈的，可是女人卻不然了。她是屈曲的她是很毒的。(他

站起揮着他的手勢）像我這樣的男子，這樣爲了痛愛女人而去幹種種欺騙事業的男子，尙不能得到女人一點了解心，那麼，比我更平泛的人，也許永遠不會得着女人們的青睞了。

高

音

（握住他的手）

親愛的朋友，我是了解你的，我知道你有偉大的企圖，你有準確的目標，不過受了經濟的壓迫，因而被羣衆所藐視，所拋棄，這是現代世界人類勢利的趨勢，你也無須怨怒吧。至于說到魏夫人我覺得她，尙不失爲一良家婦女。你要知道，我

們到底並非資本家，那能在女人前驕矜自誇呢？大都的女人，當她施用愛情時，總以金銀的質量爲標準的。金錢一多，愛情自然也有了。卽就你拒絕她，她是也要求上門的。我們是窮漢，照理本來不應講什麼愛情；如今莫薇女士並不嫌你的窮而生歧念，她不過叫你改行而已。這點不能算是她的罪惡，諒你也應該明白吧。

魏  
鶴

高音，你所說的固然不錯，但我因爲窮的緣故，就該受女人的欺侮嗎？不知怎樣的，她先前並沒

有這樣對我，自從今年起，她心變了，她的眼睛中似乎沒有我這個人了，昨天晚上，她竟提議要和我離婚，你想這其中一定有莫大的變化了。可以的，她既然這樣提議，我當可照辦。你且看我吧。

高 音 (驚駭而帶勸阻地)

不要這樣，老魏，我是你的好友，我可以去勸勸魏夫人的。你不要一時性急，什麼事都可由我負責去辦。

魏 鶴

我早已厭世了；因為有了她使我沒有死的勇氣。現在，她已先肯離棄我，我還要去憐惜她嗎？我的債台堆積如山，如果我灰了心，我此生是決不能還了。我只得自殺去報這般無辜受騙的職員。

高音

（更緊地握住他的手）

你瘋了，老魏，你那裏可說這樣的話！你還有大事業沒有幹呢！你和莫女士一定可以復好的，區區一點口角，是無須這樣決裂的。或許大家都出于誤會也未可知。我們是大丈夫，我們的胸襟寬闊，什麼都可容忍，何況自家女人的幾句話？你

聽我的忠告，老魏！

魏 鶴 (失望地離場)

.....



## 第五場

(莫薇進。見高音，她跪在他的面前。)

莫 薇

高音哥，你救救我，我的危機到了！昨夜，魏鶴從袋中拔出一柄小刀，他說要殺我。我愛，除了你外，世間我沒有別個歡喜的男子了。



高音 (吃驚)

真的嗎？或許他這樣嚇你罷了。絕對沒有這回事的。卽就真的話，也便是他愛你的證據。一個人的恨，是從愛中發出來的，有十分的愛，才有十分的恨。

莫薇

高音哥，你是不知道我們中間的事情的。我受了他七年的苦痛受得夠了。無論如何，我都要離開他。我願：(怕羞地把頭低下) 如果你不嫌我年紀稍大的話。你是位高尚重情的人：現在我們僅是朋

友，你就這樣寬待我，倘若做了夫妻，那麼一定愛情更甜蜜了。……我是個有情的女子；從耐性去受七年的苦痛而無一句怨語，就可明白了。我積年累月的希望着他，希望他有一日能夠好好做個人，然而，我的希望卻成了反比例：他不特沒有悔改舊惡的心志，反而日處于下了。高音哥，我真的不能忍耐了，我一定要和他離婚。我願一心跟你！你到什麼地方，我也隨你到什麼地方。否則，你如果……（她嗚咽地）不答應我拋棄了我，（聲音抖顫着）我祇得自殺了。（用雙手蒙着頭，橫靠沙發

上。

高 音

(苦痛而帶怕羞地低下頭)

我不能這樣的，魏夫人！魏鶴是最知己的朋友呢，我不能違背我的良心，而幹這樣不道德的事。況且七年都過去了，何必到今朝忽然要萌異念呢？據我所知道的：不，我並非幫助我的朋友——你也是我的朋友之一——更不是爲我們男子辯護；說到魏鶴，他雖然性情過于激烈一點，但不能算爲壞人，你不可從表面上就斷定他是個卑鄙下流的人。他是有偉大的志趨的，並且，也是

爲了女人，而幹這種不得已的事情……（門鈴聲）

（大房東黃雄進）

黃 雄（憤怒地）

魏夫人，魏先生在家嗎？

莫 薇（滯疑地）

噯，出去了，還沒有回來。

黃 雄

怎麼跑了這麼多的次數，回回都不在家的？現在警告他一句：不管他在家不在家，限他在兩禮拜內把房租付清。你要知道，你們不付房租已經有

五個月了。試問你們的職業有沒有？你們說是開書店，但究竟出了什麼書籍？既然沒有力量，就不該租這樣大的房屋。

高 音 (移首對黃)

黃先生，請耐一下子，你們是大房東，想來決不致于會等用這一幢房子的租金的。我代你向他說就是，兩禮拜內一定可以設法，也許幾天內就可交付也未可知。

黃 雄 (稍轉緩和)

好，我就息兩禮拜來吧。(走出)

莫薇

你看，高音哥，這樣的生活我能過嗎？今天來的是房東，明天來的是包飯作的老板，後天來的是收巡捕捐的警察……幾乎沒有一天沒有討債的上門。他呢，單自躲在樓上，不敢見債主的面。什麼事情都差我去應付。我是女子，怎能有這樣大的本領？

高音

他是很懂得心理學的，也許女人應付的手段比男子來得高妙緩和吧。

莫薇

那麼，他不是拿我來做活動廣告嗎？

（門鈴聲。郵差送入兩信。莫薇接信拆之，低聲而讀：「……刻閱報得悉貴書店欲招請金錢合作，鄙人願以三百元加入作爲股東，如合意者，請卽示覆。」她又拆另外的一封信。裏面說：「……茲願以五百元作爲合作費，合否待覆。」閱後，她至桌上攜一匣火柴，點起給牠們燒掉。）

高音（驚異地問）

怎麼……怎麼把信燒了？

莫薇（搖手表示威他勿作聲勢）

兩封都是應徵的信。高音哥，我要叫他失敗，所以把牠們付之一炬了，「除惡就是爲善」，他騙了這許多人還不夠，還想再害人嗎？如果這回沒有應徵的人，他就一敗塗地，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了。我希望這樣，高音哥，那時我們可以結婚了。

高音 (受良心的刺激，走近莫薇身邊勸告她，)

不要這樣，莫薇，這是種罪惡！我不能和你結婚的。

莫薇 (懷疑地)



你不愛我嗎？

高 音

怎麼不愛你？但戀愛是戀愛，結婚是結婚，這是完全兩件事。莫非真正的戀愛一定要結婚的嗎？我勸你不要爲了我去和他離婚。否則，這是種極大的罪惡！

莫 薇

罪惡！罪惡！你老是說罪惡！你莫非放火殺人嗎？否則那裏有罪惡呢？我和他離婚是一樁事，你和我結婚，又是一樁事，這是你絕對沒有絲毫關係

的。

高 音

魏鶴離不開你的；卽就他的事業失敗，他也不能缺你。一個男子最痛心的事情是失戀，失業以後便什麼也不要幹了。況且，你不僅是他的戀人，已早在七年前進而爲夫婦了。一旦沒有了你，他能過活嗎？縱然他不致于自殺，可是至少也料得到，一定要傷心得無可復元了。魏夫人，你如果愛我，就聽我的勸告！

莫 薇

如果他真知道失戀的痛苦，就不該在先前如此虐待我，他沒有我怎麼不能過活？他屢次都說沒有女人來得方便。莫非一個男子沒有女人就不能活嗎？你呢，高音哥？你現在不是一個子嗎？

高  
音

索性沒有是不覺得什麼的，唯有討了女人然後失去的最痛心。譬如說，我們日常失去一件用慣的東西，心裏已經不快樂得夠了，何況是個人？

莫  
薇

不，你不要拿這種比方來引動我的心，我是個決

烈的的女子，我一定要限他于不堪收拾的地步，來完滿我們的婚姻。他害了我，害了社會上一切的人，燒信是我的初步計劃，明天我要逼他寫離婚書。有了離婚書，我們平安了。否則，如果你私奔，被他查出，這時法網難逃，你要取害于我的。

高 音 (露哀愁狀)

我總覺得這樣爲是…… (他坐在沙發上無意地執起一張報紙。

魏 鶴 (在樓上呼喊)

莫薇！莫薇！

莫薇（帶薇哭地）

他又在喊了，你坐一息 高音哥，只有幾天的夫妻了，讓我去好好地寬待他吧。

（莫薇下。）

## 第六場

(陳毅，關文，馬迪進。)

陳毅 (無聊賴地對着他的同事)

也許今天有希望吧？

關文

馬迪，你去看看，信箱裏有信沒有？

馬迪 (走向信箱，重新回來。)

那裏還有應徵的信？誰也不會像我們這樣的愚蠢受騙了。

高音 (從中勸道)

你們耐一下，也許明天會有信來的。

(門鈴聲)

陳毅 (去開門，魏鶴進。)

魏鶴 (懊喪而帶失望地)

諸君，我雖到了這般田地，但我並沒有失敗，可是我的女人苦得我夠了。天呀，她是最心愛的

女人，她不能了解我，以爲是我薄待她，一定要和我離婚……如果她所說的是真話，我不能生存了，我只得自殺！（他流下兩行熱淚）

（高音站在他旁，點默無言。他的三位職員見了魏鶴這樣消極，很是擔憂。大家都上前阻止。）

關 文 （命令而帶憐憫地告他）

魏先生，你不能自殺的，否則我的合作費到那裏去取呢？若說再寬幾天，再多登幾天報，叫我們暫時等着，那是可以的。大丈夫何必爲女人而捐軀？世界女人多得很，這個不滿意有那個。只要



有錢什麼也買得到。一窮便糟糕了，什麼也不必想了。如果你能夠達觀些，你的心地終于是快樂的。（三人相率退場）

魏 鶴

（和高音同坐沙發上）

高音，我現在只有你一個知己了。我的痛苦也唯有你個人知道。莫薇這一向不知爲了什麼，竟大變先前的態度。我想她一定有另外的男人了。

高 音

（難堪地愁思着）

那是決不會的，老魏。我是會竭力從中調解的。

魏 鶴

（摸他的袋，指示給高音看。）

這兒是根繩——我是窮得連毒藥也買不起。如果莫薇定要逼我寫離婚書，而去另外嫁人，那麼我預備藉此繩來自盡我的殘軀了。

高音 (驚駭得顛抖起來)

你瘋了，畢竟是瘋了，老魏！

魏鶴 (苦衷地對高音訴說)

高音，你是我最知己的朋友，我不妨對你直說：我幹了這種欺騙的事業。全然是爲生活，全然是爲家庭，換句話說全然是爲了莫薇。爲了女人，我不惜犧牲了名譽與生命。如今我反而被我所

愛的人所鄙夷辱罵，逼我簽離婚字，唉，我豈有不灰心而蹈自殺之轍呢？我怎能仍生存于這世界上呢？

高 音 (表示無限的悔恨)

老魏，你一心進行你的事業吧。至于莫薇女士我可設法給你去調解的。你是我的最知己的朋友，你是我的最知己的朋友……我……(他全身戰慄着)

(門鈴聲，莫薇進。魏鶴退場。)

莫 薇 (態度極自然，見高音，即走近他，將頭靠在他胸部，作哀求狀。)

高音哥，打定你的主意！你爲什麼這樣憂愁？萬事由我負擔，請勿膽小。我快樂極了，我從今以後超生了。自從和他結過婚後，我的幸福就逐漸被剝奪了；我屢欲改嫁，然而苦找不到一位我所敬愛的男人，直去從年碰到你爲止。呵，你是多麼可愛呀！你真是我一生理想中的丈夫呀！你是我的生命，你是我的一切！我在舊年一年內早就想自殺了，但是因爲有了你的緣故，我覺得世界是光明的，人生是歡愉的。我記得當我愛上你的一天，是個中秋節晚上。我愛你的英俊多情的

容顏，我愛你的偉大聰穎的天才。你的音樂的哀  
感動聽，便是你的熱情的表示。我的愛你，真如  
阿佩拉 Abelard 愛上了希羅西 Heloise，熱情的  
葡萄牙尼姑瑪麗安妮 Mariana 愛上了法國的軍官  
沙密利 Bouton de Chamilly。然而你卻沒有知  
道我用了半年的光陰，始討得你稍許的歡心。你  
記得嗎？我們老早就像夫妻了：無論在家，或是  
出外，我們都沒有離開一忽兒。我心裏想：如  
果我們做了夫妻，是多麼的有趣而幸福啊！今天  
是我們要實行的日子了，我那裏能不狂喜的慶祝

呢？高音哥，我真的發狂了，我不知要怎樣才能束縛住我這放蕩的情緒。（她吻他的手背）

高 音

（心如刀刺一般地難堪）

壓制壓制吧，莫薇！這是種罪惡呀！魏鶴是我的最知己的朋友，我不能幹這種違背天良事的。現在我有話要對魏成講，不能陪你了。

（高音下）



## 第七場

(莫薇鎮定的坐在沙發上，不改從前的態度。魏鶴從樓上走

下，入場。)

魏 鶴 (見莫薇，乞憐地走向她。)

莫薇妹，寬恕我吧！我這次的成功失敗，是全靠你的。我不怕外侮，只怕內亂。如果你能體量我



的苦衷，原宥我的出于不得已的辦法，不爲外界的利慾所引誘。不要拿激烈的手段來對付我，那麼，我便不怕這般職員的暴勳，自有方法去處置了。況且，我們已有了七年夫妻的歷史，豈可一旦爲了幾句口角，而一刀兩段？我的事業的成功和失敗，都繫在你一人身上，啊，莫薇，你全然就是我的生命，你如果離棄我，算了，我的人生也到終結的地步了。你追記追記吧；在七年以前，我們不是很熱烈地互相恩愛的嗎？那時我們不是互訂白首之約嗎？在綠林中我們手牽手踏過晶濕

露珠，在紅燈下我們依偎着擁抱親吻。我們幾乎沒有分離的時候：若是有一刻你不見我，或是不見你，就彷彿失去一件寶貴的東西一樣。你今天忽而毅然決然地拋棄了我，是究有何用意呢？你另外找着什麼戀人呢？你要知道，你的年齡也不低了，你今年並非是十八歲啊。我們最知己的朋友高音，這幾天他爲了我們的不和睦，也很露憂愁，表示不樂。我想他一定能調解我們中間的隔膜的。

莫薇

（聽了高音兩字，她狂喜地跳躍着。）

高音，高音……（她這樣熱情的單自喊着，回首憤怒地對着魏鶴。）你不要提起往事，往事已如浮雲消散；你無庸向我乞憐，乞憐是懦夫的行爲；我今年固然不是妙齡，我的青春已被你摧殘，然而我的一顆純潔的處女心，至今仍未喪失。我……我今天要拿這顆寶貴的心贈給我理想的戀人……快吧，魏鶴，你快點寫張自願的離婚書給我吧！我從今以後要自由了，要脫離你家庭中牢獄式的生活了！

魏鶴  
（由悲轉怒）

什麼，你想自由嗎？你想我的離婚書嗎，我不寫給你，看你怎麼樣。你這淫婦，你要和別個男子私奔嗎？

莫 薇

（譏笑地用右手的食指指着他）

你這卑鄙到底的男子！你欺騙了社會，你欺騙了妻子，到如今依然這般的臭硬，這般的下流！我是你名義上的女人，我不能再甘心如願的隨着你過度終身了。你的夢該醒醒吧。如果你是個大丈夫，就爭氣的寫出你的離婚書，否則，你簡直不能算個人了。

魏鶴

(怒火冲天的走到桌邊，隨手執起了一枝筆，從抽屜中取出一張啓事信箋，性急地寫着。)

你這淫婦，我就寫張給你！拿去！(他寫完後放在寫字檯上，一面攙上前去欲擊莫薇。)

莫薇

(狂暴地抵抗)

你敢打嗎？你這畜生！我捉你到法庭裏去！

(後房音樂家高音臥室中忽發槍聲。魏莫吃驚，停止爭鬥。魏成及陳毅，關文，馬迪，聞槍聲均由樓上倉忙飛下，羣衆一擁而前，往高音房內走去。但房門緊鎖，無法推入。魏成即由廚房取來一把劈柴刀，其餘之人，用腳的用腳，用手的用手，一

剎那把房門衝破了。莫薇臉色慘白，受驚失色，急向前進。

莫薇（見高音橫臥血泊中，手中尤持着手槍不放。她痛哭地

倒在地上，臉色由白變青，雙手放在他的胸上。）

大伯！（她喊魏成）快！去請林淵醫生來。高音的胸部還有點熱。也許有法可救活的……快點去！

魏鶴（對他的三位職員）

諸君，你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嗎？（他也急得無法下手。兩眼極現驚駭之狀。）

關文（搖搖頭奇異地轉問陳毅）

你知道嗎，陳毅？

陳毅 (搖搖頭奇異地轉問馬迪。)

馬迪 (表示一種極贊同的態度。)

也許是一種最偉大的自殺！

(醫生林淵穿白衣服進。他在高音身上驗了一下，對大眾說：)

林淵 (失望地)

沒有救了，子彈已經由後腦穿出了。

莫薇 (驚惶失措地)

沒有救嗎，林醫生？你給他打一針急救針吧！我想他一定能活轉來的，啊，天呀，他一定能活轉來的！(她抱着屍身的頭，不住的眼淚，連續地滴在高音的頰)

上○)

林 淵 (失望地)

沒有用了，他的氣息已經斷了！這是故意的自殺  
並非是被人受槍傷，沒有救了！

(羣衆哀傷地圍着屍身，不說一言。魏鶴走近高音的桌邊，見  
檯上遺留着一條白紙，上寫着：「我犧牲了，然而我的心地光  
明了！」)

魏 鶴 (驚異而帶懷疑的對大家讀着。)

「我犧牲了，然而我的心地光明了！」

魏 成 (全身戰慄地)



這是怎麼一回事？弟弟，（他轉身對魏鶴。）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魏 鶴 （不答。但再三的讀着高音的遺書。）

莫 薇 （壓在死者的屍身，用嘴吻着他的槍口。）

高音！高音！你真的死了嗎？你的靈魂是遠永不死的啊！我愛你的，我永遠愛你的，然而你爲我幹了這偉大的犧牲了！啊啊，你的精神不死的靈魂不死！

（她在他的血泊中狂熱地擁抱痛哭着。）

——幕





有  
著  
權  
作

愛的犧牲

一册定價大洋三角

著者 玉 痕

出版者 女作家小叢書社

發行者 廣益書局

上海福州路

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版

圖書社  
廿四年五月十日

100000